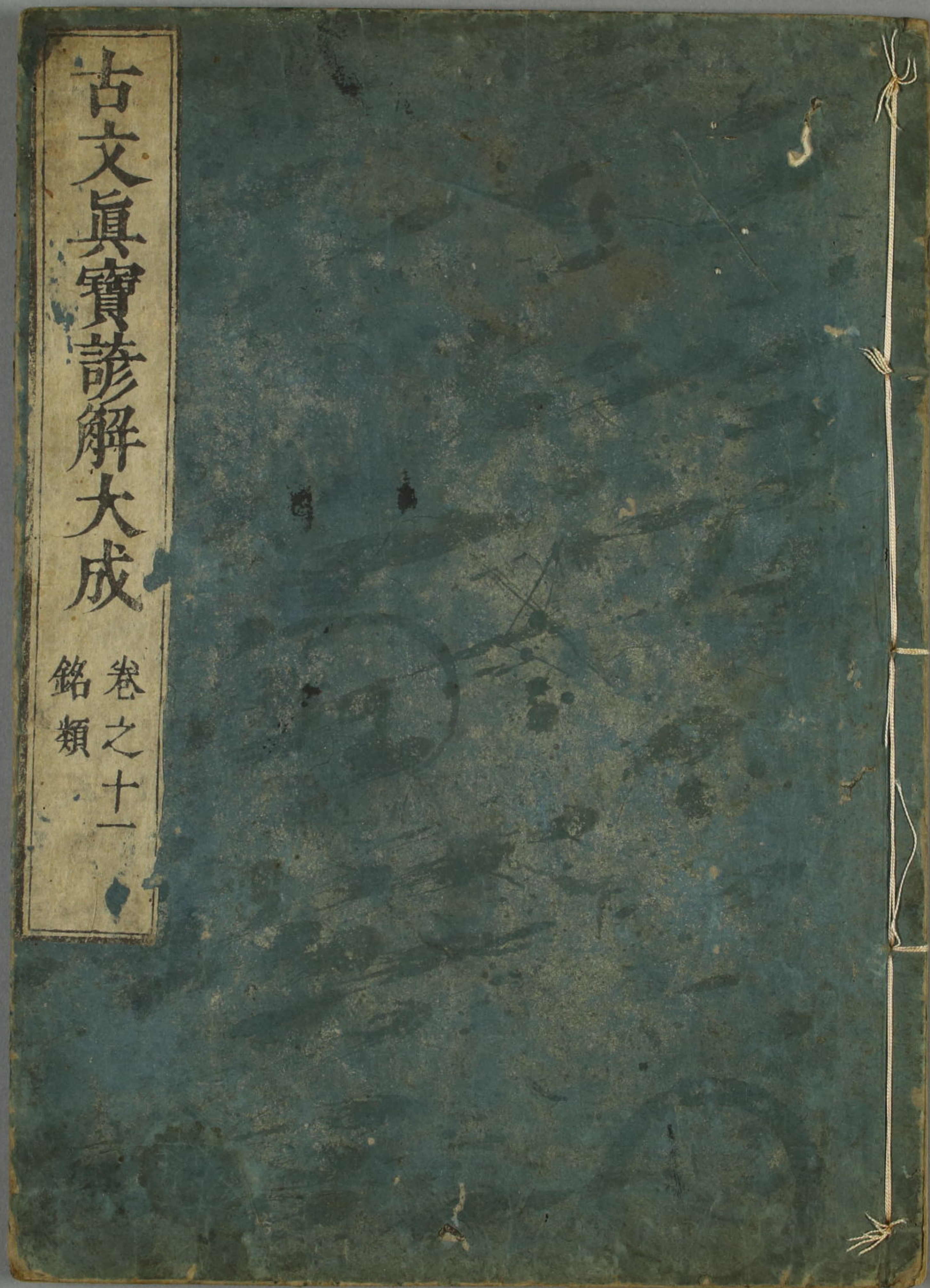


古文真寶諺解大成

卷之十一
銘類





古文眞寶諺解大成卷之十一



銘類

說文曰銘記也。又志也。釋名云名也。記銘其功。左傳銘天子令德。禮記檀弓曰銘明旌也。鄭康成註銘之言名也。又警戒之辭。曰銘。湯盤銘註刻戒盤事文類聚續集載堯舜銘。盤孟孟下引墨子曰堯舜湯書其事於竹帛。珠之盤孟孟曾語曰故銘其括註刻曰銘。祭統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揚子修身篇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文選陸機文賦曰銘博約而溫潤。銑曰博謂意深約謂文省。羅山曰金石二文刻三記。記後戒。トスルヲ銘ト云。故ニ金偏ニ名ノ字ヲ書リ。殷ノ湯王ノ盤銘ヲ始トス。其後周ノ武王弓矢机等ニ有銘。盤銘ハ在大學。武王ノ銘ハ大戴禮ニ載タリ。後世ノ文人多ク銘ヲ作テ。文章ノ一體トス。尋到源頭云銘之所作乃黃帝作巾几之銘後之作。

古文眞寶諺解大成卷之十一

陋室銘

此篇不_レ上_二百字曲盡陋室_一之氣象起用譬喻尤_レ的切

禹錫吾室ヲ陋ト名付テ卑下スル也此銘ノ末句ニ孔子ノ何ノ陋キ事有ニト宜フ語ヲ引テ一篇ノ基本トス表ムキハ謙退スル様ナレ共孔子ノ何陋顔子ノ陋巷ノ陋字ノ意アレバ底心ハ卑下セズ銘ノ辭モ結構ニ云成也注ノ心ハ此篇文字ハ十一字ニシテ百字ヨリ内ナレ共陋室ノ有様ヲ委曲ニ云盡ス殊更發端ノ山水ノ喻尤_レ的切也的公明也又矢ノミト也切ハ割切也身ヲ切ガ如ニ密シク近フシテ其道理陳カナラス親切大切ト云是也○萬里曰此篇四段自篇首至德馨第一一段自苔痕至白丁第一一段自可以至勞形第二二段自南陽至末第四段○孤山智圓閑居編以此銘爲非禹錫所作有雪劉禹錫耻辨說今不必取之故不載

劉禹錫

新唐書列傳九十二有傳劉禹錫字夢得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詞科工文章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云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朗州司馬始坐叔文貶者八人云云禹錫久落魄久之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爲播州刺史云云乃易夔州云云由和州刺史入爲王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甚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惟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書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嘗推爲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會昌初加檢校禮部郎尚書卒羅山曰禹錫ハ洛陽ノ人也貞元元和ノ間白樂天元稹柳宗元ナド相交テ文友タリ又王叔文ト親ク交リシガ叔文罪ニ因テ誅セラレ時宗元禹錫等皆遠流セララル禹錫後ニ召還サレテ卒ス年七十一

山不在高有德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四句句設譬

文選句解云蓋謂山水以仙龍而重居室以君子而重此證最爲的當言心山ハ必スレモ高ヲ以テ貴シトセス有名仙人栖居スレバ則千名ヲ得ル也水ハ必シモ深ヲ以テ好トセス神龍アレバ即千靈名ヲ得ル也此四句ハ陋室ノ譬也如何ナル朱門碧戶玉樓金殿モ主人惡クハ荒屋ナルベシ禹錫我室陋ク其主人賢ナラハ陋カルベカラスト云心也會稽山ハ王羲之來テ名ヲ知レ盤谷ハ李愿ニ依テ世ニ傳フ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今此陋室ハ我德香シキ程ニ名ハ假冷陋也トモ主人何ゾ陋シカラシ家語ニ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上云心ヲ承テ室馨ト云也又尚書君陳篇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苔痕上階綠艸色入簾青

此二句ハ陋室ノ景氣ヲ云目ニ所見也苔ノ痕ハ階ニテ單上リテ綠也艸ノ色ハ庭ヨリ簾ニ移テ青ヤカ也宋處士ガ林亭ニ青苔日厚自無塵ノ意モ此ニ有クト云出セリ此室靜ニシテ人氣稀ナル故ニ苔モ艸モ一入亭上主ノ興ヲ添ル也艸色入簾ハ周濂溪ノ庭艸交翠ノ語ト相似タレ其禹錫ト茂叔トノ心ハ大キニ不同アリ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此室ニテ談笑スルニハ鴻儒ノ賓客アリ益友ニ逢且懷ヲ遣也鴻ハ洪ト通ス大也太儒ノ事也一說鴻字有紅音故以對白丁未知所據不必如此鑿蓋安說也此室ニ往來スル者ハ無益ノ雜人ナシ白丁ハ賤キ者ヲ云丁字ヨホロサクサメ共讀リ人ニ被使者ヲ伴丁ト云白衣ノ義ナルベシ古解ニ猶言白徒白地ノ凡夫ト云義也白地ノ西施ト云事アリ其白字ノ意也綱鑑全史唐高祖紀註丁者當強壯之時也四歲

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
十爲下十六十爲老
可以調素琴閱金經

素琴素朴琴。木ナリニシテ。彩ドリ飾ラザル琴也。梁ノ
昭明太子ノ淵明ガ傳ニ蓄無絃素琴一張。姚揆ガ
詩ニ素琴孤劍自閑遊。孫明復ガ詩ニ清樽素瑟宜先
賞ト云モ是也。金經一説金玉ハ重寶ノ物ナレバ。聖人
ノ經ヲ比シテ云。金鑑金鏡又ハ金章玉文ト云是也。
一説金字ニ書タル經也。一説金ヲ以テ軸ヲ飾リ表
紙ニ塗ル經書歟。又金櫃金勝ノ類ニテ金ヲ鏤メタル
箱ニ入タル經也。案スルニ四説ノ内第一義ヲ可取。言
心ハ素琴ヲ調ヘテ。幽趣ヲ消遣シ。金經ヲ開テ。聖賢
ニ對スベシト也。耳ニ聞目ニ見ル所ヲ兼テ云

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

絲竹管絃也。案牘公案官牘也。公事訴訟ノ目安
也。富貴ナル者ハ妓女ヲ集メ。管絃ニテ奢レ。其此陋

室ニハ左様ノ絲竹ノ我耳ヲ亂ル事ナキ也。官職ニ在
者ハ奉行役人ト成テ。公事訴訟ヲ斷ハリサバケ共。此
室ニハ左様ノムツカシキ公務ノ我形ヲ苦勞スル事モ
無ト也。安閑無事ナル事ヲ云

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

諸葛亮字ハ孔明。二國ノ時南陽ノ隆中ト云所ニ州
廬ヲ結テ隱居シ。自ラ隴畝ノ間ニ耕ス。蜀ノ帝劉備
三度迄尋行テ。遂ニ以テ相トス。詳ニ出師表ノ題下ニ
記ス。揚雄字ハ子雲。前漢ノ蜀郡成都ノ人也。居岷
山之陽。有田一廛。有宅一區。方輿勝覽成都有岷
玄臺。載酒亭。已ニ進學解ノ註ニ詳也。此陋室ヲハ何
レニカ擬スベキゾ。孔明ガ廬。子
雲ガ亭ヲ以テ比セント也

孔子云何陋之有

論語子罕篇之語也。集註曰。東方之夷有九種。
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君子所居則化何陋

之有。後漢書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孔子世衰。君暗。道不行。レヌ事ヲ歎キ。九夷ニ往テ居ント宣フ。九夷ハ東方九種ノ夷國也。朝鮮日本ナドモ其内ニアリト也。或人九夷陋シカルベシト云ケレバ。孔子答テ。君子居之。レバ何ノ陋キ事ノ有ント宣ヘリ。此語ヲ引テ室ハ陋シク共。王人君子ナラバ。陋シカルマジキト云収メテ。此一篇ノ結句トセリ。

克己銘

勝己之私之謂克。蓋謂去己私。復還天理也。篇中多用將帥卒徒寇讎臣僕等字。分八節。每四句一換韻。

克己二字ノ義ハ視箴ノ註ニ詳也。己ガ私欲ニ勝去ラクト云。己ガ私ニ克去ハ爲仁ノ方也。天理ニ復還ルハ復禮ノ義也。克ハ本敵ニ勝ノ謂ナル故。此一節ノ中ニ將帥卒徒寇讎臣僕等ノ字ヲ用フ委ク本文ノ註ニ記ス。此篇八段ニ分ツ。毎ニ四字ヲ一句トシ。四句毎ニ韻ヲ換ル也。梅花無盡藏曰。此文一篇舊說八段。新說九段。自篇首至有己。新舊同。第一段。自物我至不齊。新舊同。第二段。自大人至孟賊。四句。新說第二段。舊說自大人至空慾。十句。爲第三段。自志以至悔。予新說第四段。自且戰至臣僕。新說第五段。舊說自昔爲至臣僕。二句。爲第四段。自方其至厥餘。新說爲第六段。舊說爲第五段。自亦既至我闕。新說爲第七段。舊說自亦既至吾仁。六句。爲第六段。自孰日至吾身。四句。新說爲第八段。舊

說自疾疴至吾身二句爲第七段。自一日至末。新說爲第九段。舊說爲第八段。○朱子語錄曰。克己之已。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尔。呂與叔極口稱揚。遂以爲已。既不立。物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皆在吾仁中。說來。恁地大。故人皆喜。其快殊。不知未是如此。問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己之日。全不干涉。此只是自修之事。未說著外面。在工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蠅。試於清夜深思。省割破藩籬。卽大家。

呂與叔

朱史列傳九十九。呂大臨字與叔。京兆藍田人也。兄弟四人。大忠。大防。大鈞。大臨云云。東都事略列傳七十二。通六經尤深。於禮富弼致政。干家爲佛氏之學。大臨奏記于弼曰。大臨聞之。古老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云云。今大道未明。入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爲未盡輕禮義。爲不

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云云。弼謝之。大臨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卒。士君子惜之。言行錄外集六。大臨學於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程而卒業焉云云。一統志西安府。呂大臨。大忠弟。學於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又見于伊洛淵源錄。與叔號藍田先生。朱子語錄云。與叔論顏子等處極好。又曰。未發之前。心体昭昭。具在。伊川不破。此說克己。銘不合。以已與物對說。不曾說著本意。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此兩句起謂人胡爲不仁。我則

有已。

有生公一切ノ生アルヲ云也。天地ノ間生トシ生ル者皆乾坤ヲ父母トシ一氣同体ナレバ。天地同根。萬物一體ノ理也。此一苟ハ人ノ生レ出ル本原。無不同事ヲ云也。胡爲ノ人物一理ナレバ。天下盡ク仁心ナルベキ。

何故ニ不仁ナルゾト云へバ已ト云私ヲ有于テ。物我ノ隔アリ彼此ノ不同出來スル也

物我既立私爲町畦町田區也勝心勝心橫發横發擾擾不齊不齊

此第一節論私心之擾擾

物ト我ト別別ニ立故ニ私其隔ト成也町畦隴二字其ニ田ノ界ウ子也田區トハ田ノウ子ノ一切ノ界ヲタルヲ云也此ニテハ皆借用テ差別分隔アル事ヲ云克私ハ物我同理也私ヲ立レバ物我ニツニ成テ我ヲ善トシ物ヲ非トシテ私欲ヲスル也勝心ハ人ニ勝ントスル心ノ横サニ動キ出擾擾ト亂レテ齊ニソロハズ勝心ノ勝ハ克己ノ克ニ非ス我便ニヨキ様ニ人ニ勝ント思フハ私ヨリ出此彼ヨリ發動スル程ニ如此亂テ一

心齊ラザル也
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蠹賊出食根日蠹食禾節

日賊

大人聖賢君子ヲ指也存誠心ニ實理ヲ不失也帝則詩皇矣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註天理也形ヲ以テ云へバ天ト云王宰ヲ以テ云バ帝ト云上帝天帝是也法則ハ理ニ合フ然レバ帝ハ天也則ハ理也帝則ハ即チ天理也吝驕論語泰伯篇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巳註驕矜夸吝鄙吝吝ハヤブサカルト訓ス易ニテハヤツサント讀リシハク惜ム義也驕ハラゴリ也肆マニ高ブリイタカナル義也氣ノ乏シキヲ吝トシ氣ノ滿ルヲ驕トス各別ノ様ナレ共ニ心ニ在テ吝ハ驕ノ根也驕ハ吝ノ枝葉也假令ハ物ヲ惜テキタナキハ驕ニテハ無レ共此物ヲ人ハ持子共我ハ多ク持タリトヒケラカス是根本枝葉ノ喻見ツヘシ蠹賊イナゴノ虫ノ禾ノ根ヲ食フヲ蠹トシ節ヲ食フヲ賊トスル也爾雅毛詩ニ見ヘタリ心ヲ傷フ譬ニ云也大人ハ天理ヲ見ル故ニ心ニ吝驕ノ蠹賊ナキ也

志以為帥氣為卒徒

孟子夫志氣之帥也奉辭于天誰敢侮予

孟子公孫丑上篇ノ語也志ハ義理ノ志也志字ハ士心ニ從フ士ハ說文ニ儒者漢書ニ學以居位曰士トアリ士ノ心ニ從フハ義理ノ志ナル事勿論也又士字ハ士心ニ從フ說文數始於一終於十孔氏曰推十合之為士蓋シ士ハ士心行十分無不足ノ意歟帥將帥也羅山曰ヒキフト讀リ大將ノ事也一人シテ千万人ヲヒキフルヲ云氣ハ形ニ克滿シテ動ク者也血氣トモ可云卒徒ハ諸軍勢也天理ニ從フ志ヲ以テ將帥トシ氣ヲバ卒徒トス本心ヨリ氣ヲ使フヲ本止トス朱子中庸序ニ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トアルモ此段ノ心也若血氣ニ犯サレテ本心ヲ亂ルハ卒徒ヨリ大將ヲ下知スルガ如シ逆ナル事也奉辭ト書仲虺之誥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萬里曰言奉受上天之命誰敢誰敢詩鴟鴞篇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天ヨリ辭命ヲ受テ行ヘバ誰人カ我ヲ欺キ侮ル者有ニヤ道理ノマナレバ我ニ障ハル者ナレト云義也

且戰且徠勝私窒慾

此第二節論存誠可以閉邪

昔為寇讎今則

臣僕

萬里曰徠字與來義同或通用青松曰戰則伐其不庭猶克去已私也徠則懷來其已服之人猶存誠以還其本然之天羅山曰且戰トハ天理ト私欲ト胸中ニテ戰フ也常ノ人ハ天理負テ私欲可勝有志者ハ能學フ故ニ私欲ニ戰ヒ勝テ天理ヲ守ル也且徠トハ敵強シテ順ハサルヲ我戰フ時ハ降參シテ來方如シ氣ハ志ニ從ヒ私ハ負テ理ニ返ルヲ徠ト云也愚謂ク且戰且徠トハ戰ヒモシツ徠シモシツスル也戰テ未勝得招ヒテ未徠得ノ意兩ノ且字可著眼歐陽永叔讀書詩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初如兩軍交乘勝方酣戰當其旗鼓催不覺人馬汗云云勝私ハ即于克已也窒慾ハ欲心萌ス所ヲ止ムルヲ云也易損卦象曰懲忿窒慾昔為寇今則未勝前ハ怨敵ナレ共己ニ勝亡シテ後ハ皆我ニ順フテ所從ト成也

方其未克窘吾室廬婦姑勃蹶婦媳婦也姑宅母也勃蹶者爭也蹶者石之

碍也事出莊子○一安取厥餘此第五節未克之私

未ダ敵ニ勝サル時ハ我家ニ逼入テ迷惑セシム未ダ已

ニ克ザル時ハ心ニ礙リ亂ル事喻ヘハ我家ノ狭クセハ心

内ニヨメシウトメ中惡クテ爭ヒ鬪グガ如シ室廬ハ心

ニ喻ヘ婦姑ハ天理私欲ニ譬ス心ノ躁ガシキヲ比シ

テ窘室廬ト云謂媳婦ハヨメ也字彙俗謂子婦爲媳

宅母ハシウトメ也勃蹶ハアラソヒカラカヒ擗ニ合テ

キ合義也莊子外物篇室無空虚則婦姑勃蹶希

逸曰勃蹶爭鬪也窄小之屋婦姑常在面前則易

至於爭鬪此即不虛曠之喻起伏起リツ止ツスル也

一心如此私欲起伏ス少間伏スル事アレ共眞實ニ

斷絶シ止ニ非ズシテ時ニ又起リ出ルヲ云也瘡ヲ病

者ノ間日ニ發セザレ共亦必ズ發作スルガ如シ我家

内ニテ婦姑爭鬪セバ其餘少シ善事有トモ不足以

取也私欲内ニ盛ナラバ其行事ニ少シ取ベキコト有

其何ゾ言ニ足ニヤト也羅山曰心底私欲ハカリニテ

其外ノ餘ヲ可取様モナキ也

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

皇皇廣大貌四達老子經曰明白四達莊子曰四

達皇皇四方ニ通達スル也洞然廣豁貌ホカラカニ

開ケテ無礙ノ義也八荒韻府ハ表也八方ノ遠キ

末ヲ指揚雄傳陟西岳以望八荒爾雅積地曰觚竹

北戸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註皆四方昏荒之國

也淮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殞八殞之外有八

紘八紘之外有八極云云八紘モ八荒ト同ニ闥字

彙漢號禁門曰闥師古曰宮中小門詩齊風在我

上兮羅山曰小戸也妻戸ノ事也字書ノ註トハ相

實ヲ失ンカトテ天下飯仁ヲ克己ノ驗トシテ洞然
ハ荒ノ語ヲ不取

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第六節言克己以爲仁癢痾疾痛舉切吾

身此第七節論人

論語顏淵篇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段
上ヲ承テ云既ニ能ク己復禮スレバ天下皆我仁ニ
飯服スル也癢痾癢痾皮膚癢也事文類聚作痒痾萬
里曰痾病也羅山曰一字ハカニキ病也疾痛羅山曰
病テ痛ム也青松曰言其病之甚者孟子告子上篇
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又曰
無尺寸之膚不愛焉萬里曰凡此太人以中國爲
一人蓋其有一體之病者莫不切痛於吾身一日
克己之功苟至於仁焉彼視人猶己之事莫非吾
身分内之事也痒痛モ寒熱モ吾身ニ覺ル事ハ切也
人物盡ク一氣同体ナレバ我身ノ痛痒ヲ患ルガ如ク
人ノ孤獨凍餒ヲモ不使ニ思ヒ遣テ仁政ヲ施シ行フ

ベシ不然ハ不仁也不仁ハ醫書ニテヒトハダナラス其
身トモオボヘズ其讀リ中風痲痺ヲ病ル者ノ身ニ覺
ヘキガ如シ仁ハ人ノ生理心ノ苗根也理ニ合フテ
無私慈悲親愛スルヲ仁ト云也無之ハ不可爲人
果實ノ仁無レバ腐テ生ゼサルガ如シ人ヲ愛セザルハ
中風ノ不仁也人ヲ愛スルハ無病ノ者ノ癢痾ヲ身ニ
覺ルガ如シ照起句此第七段首段ノ均氣同体
ト云句ニ相應照シテ人物一体同理ナル事ヲ云也

一日至焉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揚子學行勝之則是篇勝顏之

人亦顏之徒也第八節

論語一日克己復禮又雍也篇子曰回也其心三
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言心ハ一日克
己シテ仁ニ至ルハ皆我可爲事也顏何人哉孟子勝
文公上篇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
若是勝之之字ハ顏子ヲ指昔シ顏子克己シテ其
心不違仁與叔ガ意其顏ハ何人ソヤ我モ亦是ヲ勝

ハ、節于顔が如ナルベシト也。註揚子漢ノ揚雄が著ハ
ス所ノ書也。顔淵ヲ睎フノ人ハ亦顔淵之徒也。孟子
ノ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ト云ノ意也。

西銘

横渠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啟愚西曰訂
頑伊川先生曰是起爭端不若止謂之東西銘
晦庵先生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
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因
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如此○此篇全係晦
庵先生舊註今析而明之

張橫渠我室ニツノ窓ニ銘ヲ著テ東ヲバ啟愚ト名付
西ヲバ訂頑ト名付書室ハ學問所也今ノ書院ノ類
也啟愚ハ愚痴ノ病ニ啟ヲ刺テ賢ク成椽ニ療治スル
義也訂字彙以下鍼刺病訂頑ハカタクナルヲタバ
スト讀リ是モ愚頑ヲ教テ正ス義也頑癡也鈍也葉
采曰頑者暴忍而不仁愚者昏塞而不智訂頑王
不而義在其中啟愚王智而禮在其中程伊川此
ニツノ名ヲ見テ是ハ争ヒノ端ヲ起ス東西ノ銘ト云ヘント被
申ニ依テ橫渠其ニ隨フテ西銘東銘ト題セラレ也啟愚訂
頑ノ各怪シク人ノ耳ニ立故ニ争ノ端ヲ引起ス上云義ナルニ
愚謂ク此ニツノ名皆我身ノ愚頑ナルヲ療シ救ハ他

人ノ上ニハ預ラヌ事ナレ共。指出タル事ヲバ人販議シ
タガル者ナレバ。只西銘東銘ト云平易ナル名ニ從フベシ
トアル義也。二ツノ銘同ク一時ノ作ナレ共。西銘ハ義
理深ク廣シ。東銘ハ淺ク狹シ。故ニ程子ノ門人ニ被示
ニモ。西銘ヲ舉用テ。東銘ヲバ不ニ云。西銘ハ近思錄第
二性理大全第四ニモ載タリ。朱子答汪尚書書曰。
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
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
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
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晦菴朱熹字
元晦。亦云。仲晦居紫陽山下。從學於屏山。藉溪。初
居崇安。扁讀書堂。曰紫陽書堂。號紫陽先生。後築
室建陽。號雲谷老人。其州堂曰晦菴。自號晦翁。晚
居考亭。精舍號滄洲。病叟。最後號遜翁。宋紹熙中。
除煥章待制。登第五十年。任于外者。僅九考。立朝
纔四十六日。宋寧宗慶元六年庚申二月甲子卒。
年七十一。謚文公。理宗朝贈大師。封徽國公。晦菴
先生。公朱松ノ子。李延平ノ高弟。宋朝ノ大儒也。聖

人道統ノ傳ヲ云時ハ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程
子。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朱文公ト次第スル也。文
公此銘ヲ註セリ。天地之間。天地之間。古今ノ理。
只一ツニシテ。一ツニ非ス。然レ共。天ノ道ハ男ト成。地
ノ道ハ女ト成。易係辭上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
知大始。坤作成物。二氣一易成。卦象曰。二氣感應
以相與。又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陰陽ノ二氣交
リ感シテ。木火土金水ノ五行ト成。五行變化シテ。萬
物ヲ生ス。化字彙造化。天地寒暑晝夜。皆造化所爲
也。造化中有變化。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又因
形而易謂之化。又天道陰陽運行爲化。春生冬落。
爲變。又自小而壯。壯而老。爲變。自無而有。自有而
無。爲化。其大小ノ物ノ大小ノ差別。親疎ノ不同。十ヨ
リ百ニ分。百ヨリ千方ニ分レテ。齊同ナル事能ハス。帝
王ト臣民トハ。大小有分限也。人ト人トハ。親シク人ト
物トハ。疎カ也。又父子兄弟ハ。親シク。他人ハ。疎カ也。
如此。次第アルヲ等ト云。不有聖賢。聖人賢人出
テ。大小親疎。千方異ナル品ニ因テ。其本源一理ノ同

事不有公誰ヤノ者カ是ヲ能セシヤト也。此銘ノ本意如此。按スルニ此論ハ朱子答張南軒書中ノ語也。問西銘專爲理言不爲分設。朱子曰西銘書橫渠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則其分不得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也。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則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况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宗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顯連而無告則於其間只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貴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強此而弱彼也。此篇全係一今此眞實ノ託者晦菴ノ註ノ儘ニ隨テ其所所ニ分拆シテ發明スル也。○程

明道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体也。學者其体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朱子語錄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大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萬里曰此篇七段。自篇首至中道第一段自故天至秀也。第二段自凡夫至告也。第三段自于時至不才第四段自其踐至匪懈第五段自惡旨至奇也。第六段自富貴至末第七段。

張子厚

東都事略一百十四儒學傳五十七張載字子厚長安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人所宗。世所謂橫渠先生者也。少時喜談兵年十八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學何事於兵因勸學中庸載感其言益窮六經至秋老書無不讀與程頤程頤講學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

軍以疾求去遂築室南山下敝衣蔬食專精治學著正蒙書行于世太明一統志鳳翔府張載郿人舉進士爲祁州司法歷渭州簽判召爲崇文殿校書同知太常禮院神宗立召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爲對與執政不合告飯居橫渠危坐一室潛心精思教人以禮卒謚曰明淳祐初封郡伯從祀孔子廟庭

言行錄外集四張載橫渠先生明公字子厚先世大梁人後寓鳳翔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卒年五十八呂與叔作行狀尹焞云先生昔在京坐虎皮說易聽徒甚衆一夕二程至論易次日先生撤去虎皮曰吾平生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朱晦翁贊之曰蚤說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草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橫渠先生張子厚公宋朝關中ノ大儒也關中ハ長安ノ都ヲ云也東ニ函谷關アリ南ニ嶢關武關アリ西ニ散關アリ北ニ蕭關アリ此四關ノ内ヲ關中トス秦ノ咸陽漢唐ノ長安皆此所也子厚公此地ノ人也宋朝ノ

諸儒濂洛關閩ト云時ハ濂ハ周茂叔洛ハ二程子關ハ子厚閩ハ朱文公ヲ指也二程子邵康節子厚相伴フテ互ニ道ヲ論セリ子厚一書ヲ著ハニテ理窟ト名付又西蒙ヲモ作レリ

乾稱父坤稱母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然不

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

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易說卦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又乾卦象曰天行健又繫辭下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德行恒簡以知阻天ハ陽ノ積テ成者也陽ハ健カニテ強シ天至テ健ナルヲ以テ上ニ位ス故ニ父ノ道也ト云地ハ陰ノ積テ成者也陰ハ順ニシテ陽ニ不逆地至テ順ナルヲ以テ下ニ位ス故ニ母ノ道也ト云然不曰天地易乾元亨利貞註疏曰天者定体之名乾者体

用之稱。言天之體以健爲用。又天行健。注疏曰。天是體名。乾是用名。健是其訓。天地トハ不云テ乾坤ト云事ハ何故ソヤ。天地ハ形ヲ指テ云時ノ名也。乾坤ハ天地ノ心理ヲ指テ云時ノ名也。天ノ健ニテ不息。地ノ順ニテ不逆。其用其德ニテ。即亦其訓義也。乾者健。乾字ノ義ハ健也。易文言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ハ健ニテ息コト無ラ云也。周天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地開闢ヨリ以來。少モ無懈怠。每日每夜運行スル事ハ是至テ健カナルニ非ス。能此ノ如クナラニヤ。天ハ氣ヲ以テ施ス。萬物是ヲ受得テ生ス。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坤者順。文言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象曰。地勢坤。坤ノ義ハ順ニレテ有常也。順ハ不逆也。常ハ不變也。地ハ天ノ道ニ順ヒ。其氣ヲ受テ以テ形ヲ成ス。萬物是ニ資テ現レ成。此道天地位ヲ定メシヨリ。古今少モ變セズ。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天地之所以。天地ノ天

地タル故ハ即チ乾坤ノ性情アリ。健順ノ用德アル是也。萬物ノ父母タル故ハ天上ニ在テ陽氣ヲ施シテ發生シ。地下ニ在テ陰氣ヲ行フテ化成スル是也。尚書泰誓上云。惟天地萬物。父母真。西山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子答陸子美書曰。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万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云云。○日本記云。陰神陽神。日月山川ヲ産ト云モ。此義ニ可通。

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予

也道

予ハ子厚自ラ一一人ヲ云ニ非ス一切ノ人ヲ指也句
解藐音眇韻會小也スコレキナル貌混然水ノ濁タル
如ニ打合せ雜ハルヲ云中處人ハ天ト地トノ中間ニ
居ル也張子韶曰乾吾父坤吾母吾乃乾坤之子
與人物混然處于中間者也受也賦字彙發
施也給與也分界也稟受也人タル者氣ヲ天ヨリ受
形ヲ地ヨリ受テ以テ生ス其身ハ僅カニ小サレト云共
天地ノ廣大ナルト理氣混同レテ無隔ニ一儀ノ間ニ位
ニ居ル然レハ乾父坤母ニ對レテ人其間ニ生ルハ子
ノ道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
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

故曰天地之

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健坤順此天地之
性為氣之帥而人物

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
浚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孟子公孫丑上篇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
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
地之間又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克也乾ハ
陽也坤ハ陰也陰陽ノ氣天地ノ間ニ盈塞ル其氣ヲ
資受テ人物體質ヲ成故ニ天地ノ間ニ塞レル氣ハ我
此體也ト云兩間ハ天ト地トノ間也此吾字モ亦一
切ノ人物ヲ指也張子韶曰吾之體不止吾形體塞
天地之間如人物如山川如洲木如禽獸昆虫皆
吾體也天地之帥乾ハ健ニレテ坤ハ順也健順
ハ天地ノ性也人生レテ心ニ此健順五常ノ理ヲ具
足スルヲ性ト名付此性氣ノ帥ト成帥ハ大將也大
將ノ士卒ヲ使フ如ク性ハ人心ノ主人公也我體ニ
克滿レテ動キハタラク所ハ是氣也其帥ハ性也故ニ
天地之帥吾其性ト云張子韶曰吾性不止吾視聽
言貌思凡天地之間若動作若流峙若生植飛翔
潛泳必有造之者皆吾性也問天地之塞如何是
塞朱子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
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克者有一毫不

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即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西銘之一篇正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西銘有箇劈下來底道理。有箇橫截斷底道理。深察乎此。人能深夕此天地之塞。天地之帥。何句ヲ体認。察識。ハ人物乾坤ヲ父母トシテ天地之間ニ生レ。其理氣混合シテ兩間ニ居ルノ實理ヲ見著ベシト也。

民吾同胞

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最貴者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兄弟矣。惟此同胞之人。故以天下為一家。中物吾與也。而不能通乎性命之正。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處。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

之也。亦如己之脩葺矣。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性。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同胞。我ニ對スルノ詞。人物ヲ指也。農民之云ニハ非スノ兄弟ノ義也。白孔六帖十。九云。兄弟曰同胞。胞。胎也。注。人ト物ト天地ノ間ニ相並ニ生ス。其資用テ氣体トスル所ハ皆天地ノ氣也。其受得テ性トスル所ハ皆天地ノ理也。体有偏正。天地ノ氣ニ正アリ偏アリ。又通アリ塞アリ。又清アリ濁アリ。正レク通スルアリ純アリ駁アリ。正氣ヲ受タル者ハ人ト成。頭圓ナルハ天ニ象リ。足方ナルハ地ニ象リ。兩眼ハ日月ニ象リ。百會ハ北辰ニ象リ。鼻ハ山ニ象リ。毛髮ハ艸木ニ象リ。便溺ハ江河ニ象リ。五臟ハ五行ニ象ル。是人天地ト同氣同德ノ驗也。偏ニカタクナル氣ヲ受タル者ハ鳥獸虫魚ト成。頭橫ニ著テ。俯テ行。故ニ橫生ト云也。塞ル氣ヲ受ル者ハ艸木ト成。非情ノ物ニテ。首ヲ根トシ。肢体ヲ枝葉トス。故ニ

逆生ト云。人清ル氣ヲ受レバ。知識明カ也。濁レル氣
ヲ得レバ。心鑑昏シ。純ハ一色ニシテ雜ハラヌ也。モツハラ
ト讀リ。氣ノ純ナルヲ得レバ。質正シク行全シ。駁ハフチ
ト讀リ。斑ラニ雜ル也。氣ノ駁ナルヲ受レバ。質偏ニシテ行
惡シ。氣清明ニ質純粹ナル。聖賢君子善人也。氣濁
塞シ。質偏駁ナル。愚不肖小人惡人也。是氣ノ往來
聚散スル所。亦不同アル故也。此氣ノ不同アル故。亦
受ル所ノ性理ハ一ツナレ共。生質ニ明暗純駁アリ。性
ニ明暗アルニハ非ス。水精ノ玉。清水ニアルト濁水ニアル
トノ如ク也。性ハ玉ニ比シ。水ハ氣ニ喻フ。性ハ善也ト云
ルハ。此故也。人正氣ヲ受レバ。其心尤モ靈明ニシテ。性
命ノ本体ニ通ス。天地ノ内。同ク並ビ生ズル物ノ中ニ
於テ。只人ヲ貴シトス。人ハ万物ノ靈長ト云ルハ是也。
人ト人トハ同類ナル故。同胞ト云也。然レハ我ヨリ
人ヲ見ル事。兄弟ノ如シト也。天地ノ間。人皆同胞ナ
レバ。天下ヲ一家トシ。中國ヲ一人トシテ。少モ彼我ノ
隔ナク思フト也。間然論語。泰伯篇曰。禹吾無間然
矣。論語ニテハソレ義。此ニテハダツル也。張子韶曰。既

爲天地生成則凡與我同生於天地者皆同胞也
物吾與山物ハ鳥獸草木ヲ指シ。是ハ偏氣ヲ得テ。性
命ノ正キ理ニ通ズル事能ハズ。假令ハ鳥獸モ寒熱ヲ
知。飢飽ヲ知。痛痒ヲ知テ。動キハタラク事ハアレ共。人
ノ如クニ義理ヲ知明ムル事ナシ。其中ニ鳥ノ反哺スル
存也。羊ノ跪テ乳ヲ飲ハ禮也。虎狼モ子ヲ育スルハ仁
也。鴻雁ノ時ヲ知ハ信也。蜂蟻ノ君臣アルハ義也。又犬
ノ夜ヲ守リ。雞ノ時ヲ報シ。獺ノ魚ヲ祭リ。牛ノ耕スノ
類ハアレ共。口ハ其一ツノミヲ知テ。萬ツノ道ニ通スル事
能ハズ。是人ト物トノ不同也。然レ共。其体性ヲ受出ル
所ヲ本ツキ原ヌレバ。元來天地ノ理氣ヨリ出テ。同ク生
ヲ得ル所以。人ト不同ナシ。故ニ吾與ト云也。去程ニ
人物ヲ視ル事。我友達ノ如クスル理アル也。與ハ與黨
友達ノ義也。侪輩モ亦我並ノ人。友達ヲ云。既同處
於天地間。則凡森森而生。蠢蠢而植者。皆我黨也。
凡有形ノ物。皆形ヲ天地ノ間ニ受タル者。或ハ鳥
獸モ。或ハ草木モ。有情非情共ニ悉ク其理ニ從フテ。
其宜キヲ不遂ト云事ナシ。是人ヨリ天地ノ間ノ物

ヲ視ルノ仁道也。故ニ儒者ノ道ハ人ヲ以テ天地ニ參ハリ其化育ノ功ヲ贊ケテ導ク。中庸二十一章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朱子註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爲二也。又曰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卻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煖物而爨。必用人。財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董仲舒策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而万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中庸首章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朱子註育。遂其生也。化育。公天地ノ物ヲ化生シ育ヒ長ズル也。如此天地ト並テ造化ヲ助ルニ至テ其性分ノ功

ト用ト。全フレ遂テ少シモ欠ル所ナレ。但シ吾性分ノ外ナル事ヲ無理ニ強テ行フニハ非ス。天然吾ニ具ル所ヲ行フ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也。然繼承

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宗子。○宗子猶長子也。

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輔佐大君。紀綱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家相猶宰相也。

易履卦六三曰。武人爲于大君。張子韶曰。大君謂人主。吾爲天地之子。人主。主天地之家事。是大君。吾父母宗子也。大君。公王者ヲ云。宗子。嫡子也。國乾ヲ父トシ坤ヲ母トシテ人。其中間ニ生ルレバ天下ノ人ハ悉ク天地ノ子也。其中ニテ天地ノ徳ヲ受繼テ人物ヲ總テ不殘。是ヲ治メ國家ヲ安ズル者ハ只大君也。故ニ宗子トス。又長子トモ云。假令ハ家ノ内ニ子多クアル共其内ニ嫡子一人總領トナレバ其庶子兄

第分皆臣也。其如ク天下ノ人多ケレ共聰明睿智ノ君ト成テテ天下ヲ治メ。天子ト成。國君ト成。即チ天地ノ總領也。其大臣ハハニ三公宰相ナド云。賢人ニシテ君ヲ輔ケ。政ヲスル者也。家相ハ^注猶宰相也。宰相ノ義ハ待漏院記ニ見ヘタリ。張子韶曰。大臣相天子以繼天地之業。是太臣者。宗子之家相也。紀綱朱子學的曰。張之爲綱。理之爲紀。字彙大曰。綱。小曰紀。總之曰綱。周之曰紀。紀ハ本綱ノ目ノ縷也。細ワリノ周フシテ欠サルヲ云。政ノ小結リ也。綱ハ網ノ大綱也。政事ノ大結リヲ云。衆事ハ諸事也。太君ヲ助ケ。政事ニ紀綱トシテ總治ムルハ天子ノ宰相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天下ノ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乃所以長吾之長。 慈

孤弱所以幼吾幼 天下ノ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乃所以幼吾幼。

高年揚子曰。年高德邵。宿老年ヨリノ事也。長其長年ノ長スル人ヲバ其禮ヲ以テ尊フ也。孟子梁惠王

上篇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註。老以老事之也。張子韶曰。高年先我生於天地之間者也。有若吾兄然。吾尊之是長天地之長也。年老タルヲ尊フハ其年長セルヲ長ゼリトスル義也。^注天下之老孟子離婁上篇云。一老者天下之太老也。天下ノ老人ハ何レモ我老人ト不同ナシ。故ニ凡ソ天下ノ高年ヲ尊フハ我家ノ長老ヲ尊フト一理也。慈孤弱ハ慈愛イツクシムト讀リ。孤ハ幼フシテ無父ノ稱。ミナシゴト訓ズ。弱ハ若字ト通ズ。ワカント讀リ。幼少ナル義也。孤弱二字尚書盤庚出タリ。梁惠王篇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註。幼以幼畜之也。張子韶曰。孤兒弱子。後吾生於天地之間者也。有若吾弟。然後吾慈之。是幼天下之幼也。天下ノ幼少孤獨ハ我家ノヲサナキ者ト一理也。故ニ一切ノ孤弱ヲ愛シ憐レムハ吾家ノ幼少ナル者ヲ慈ム道理也。

聖其合德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平父母者也。 賢其秀也 賢者才德

過於常人。必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

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張子韶曰。聖人合天地之德者也。注。聖人。合天地ト德ヲ合セ陰陽ト理ヲ同ス。然レバ天地ヲ父母トスル所有兄弟ノ内ニテ德ヲ父母ト合セタル人ハ聖人也。賢其秀。子韶曰。賢人特天地之秀者也。禮記禮運篇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注。賢人ハ才モ德モ常ノ人ニ過タリ。然バ天地ヲ父母トスル兄弟ノ内ニテ等類ヲ抜出タル者也。夷。韻會等也。禮記在醜夷不爭。鄭註。醜。衆夷。儕也。詩。貪人敗類。箋。云類。等夷也。

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

也。疲者勞乏之人。癯者罷病之人。惇者憂也。獨者老而無子。鰥者老而無妻。寡則老而無夫者。凡天下之人皆為天地之子。非吾兄弟而無告者。而何哉。以上皆發明理一分殊之義。

疲注。勞乏之人。ツカルト訓ズ。クダビレトボシキ者也。

癯注。罷病之人。史記平原君傳。罷癯之病。索隱曰。罷音皮。癯音呂宮。反。罷癯。背疾。言腰曲而背癯高也。癯。背脊中ノ病ナルベシ。醫書ニテハ癯淋トテ淋病也。

此三不谷。殘疾。殘ハ增韻。周傷也。疾ハ急病也。形神憔悴ニタル病也。又張子韶ガ註ノ如ナレバ。廢レテ不可治ノ病也。惇注。憂也。字彙。無兄弟之可依也。詩。小雅。哀此惇獨。孟子作。惇。ウレヒ共。ヒトリ共。讀リ兄弟ノ依頼ハキ無ラ云。獨注。老而無子。孟子。梁惠王下篇ノ語也。年老テ無子。獨身ナルヲ云。鰥注。老而無妻。亦孟子ノ語也。ヤモ共。ヤモヲ共。讀リ。寡注。老而無夫者。亦孟子ノ語也。ヤモト讀リ。顛連。句解曰。綿延之疾也。文選句解曰。有顛沛連綿之疾。古解云。連去聲。不進貌。易蹇卦。往蹇來連。羅山曰。クツガヘリ。タフレ。ツラナルヲ云。愚謂。顛ハ顛倒。タフル也。連ハ蹇連。進ニ難キ也。進退迷惑ノ義也。無告。書大禹謨曰。不

告。孟子曰。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瀛洲渡曰。是無父母妻子。可告。誰ニ此憂ヘ苦ム事ヲ告。訴

フベキ者モ無ラ云也凡天下ノ人ハ總テ皆天地ノ子也此數タノ迷惑ナル者ハ我兄弟ノ顛連シテ告ル事ナキ者ニ非スヤト也子韶曰疲癯老疾也殘疾廢疾也惇獨鰥寡幼而無父母者老而無子者老無夫者皆天民之窮者也然數等無告者與吾同生於天地其困苦如此是乃吾兄弟顛沛而無告訴也吾其可不恤乎以上皆一天地ヲ父母トシテ出生スル道理無不同ヲ理一ト不然共人ニ種々ノ品アルヲ分殊ト云本ハ一ツナレ共未分ルノ義也朱子曰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畏天以自保者尤樂且不憂純

乎存者也樂天而不憂者尤其愛親之純也

詩周頌我將之篇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天理ヲ恐レテ自ラ身ヲ保ツ云云子之翼太雅文王有聲篇

日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可解翼者敬也注天ヲ恐テ自ラ保ツハ子トシテ慎ミテ親ヲ敬フ至極也子韶曰畏天之威若畏父母之嚴保其心而不敢少肆焉是子之敬也樂且一上係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天理ヲ樂テ窮困スレ共憂ヘサル也純乎存左傳隱公元生君子曰類考叔純存也杜預註純猶篤也注天ヲ樂テ憂サルハ親ヲ愛スル事純一ニシテ無他念也青松曰樂天之命雖患難不憂此天地純孝之子也

違曰悖德不循天理而循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害仁曰賊害

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城滅天理自絶本根者賊殺存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証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違此則於德禮爲悖也悖字彙詩同亂也乖也サカフ其モトル共讀リ注天理ニ違テ人欲ニ

循フ者ハ吾親ヲ愛セズシテ他人ヲ愛スル也故二悖
 徳ト云。私欲ニテ明德蔽ハルハニ因テ如此ト也害仁
 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害也ソコナフト訓ス
 國字彙傷也殘也ソコナフト訓ス天理ハ人心ノ根本
 也。是ヲ仁トス其天理ヲ戕ヒ滅シテ自ラ其本心ヲ斷
 絶スル者ハ其親ヲ賊殺シテ大逆無道也故二賊ト
 云。子韶曰違天地之心是不愛其親者云云害天
 地之仁是父母賊

濟惡者不才 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
 惡名也故謂之不才○以上二者不能

其踐形者惟肖也 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
 克人之形則與天地相

似而不違矣故謂之
 肖○此乃能事天者

左傳文公十八年昔帝鴻氏有不才子云云少皞
 氏有不才子云云世濟其凶增其惡名濟字彙事
 遂也ナスト訓ス韻會益也ナスト讀惡ヲ長ジテ改メス
 教訓ニ隨ハズ世世其凶惡ヲ濟テ其惡名ヲ益故ニ

不才ノ子ト云**注**以上悖徳害仁濟惡ノ二ノ者ハ天
 道ニ事ルコト能ハズ大無器用ノ子ト云也踐形孟子
 子盡心上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
 形程子曰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克其形惟聖人也
注人ノ心ノ理ヲ盡シテ形ニ具ル道理ヲ克廣メテ能
 其々ニ踐行フ事アレバ人ト天地ト相似テ違ハズ故
 ニ惟肖ト云目ニハ見ル道理耳ニハ聽道理口ニ言道
 理肢体ノ動ク道理其々ノ道理ノ儘ニ行フテ違ハ
 ヌヲ踐形ト云惟肖ハ尚書說命上篇ニ出タリ人物
 ノ形ノ似タルヲ云此ニハ其字ヲ借用テ人ノ能天ニ
 事ルハ天ト似タル事子ノ父ニ似タルト云義ニ取也青
 松曰踐履天地之形以貌言視聽思之形爲恭從
 聰明睿智之用是
 克肖天地之徳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 孝子善述人
 之事惟聖人知變化
 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

此所以善
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惟聖
 人通神明之徳則所存
 述其事

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所謂善繼其志。○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下繫辭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又上繫辭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中庸十九章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陳氏曰。祖父有欲爲之志。而不爲。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爲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項氏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存子ハ能親ノ事。述行ノ者也。聖人ハ天地變化之道ヲ知。故其所行ノ者。皆天地變化ノ事。非ハコトナシ。是子トシテ親ノ所作ヲ能遵ヒ述ル者也。窮神ハ存子ハ能親ノ爲ニト思フ志ヲ繼行フ。只聖人ハ天地神明ノ德ニ通ジ知。故ニ其心ニ存主スル所ノ者。即チ天地ノ心也。是能其父祖ノ志ヲ繼者也。孟子盡心上篇云。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註。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使神妙不測。此二者ハ知化ヲ述事。窮神ト繼志ハ皆樂天踐形ノ事也。知化窮神ハ

樂天也。述事繼

志ハ踐形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

存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

存心養性爲匪懈。

存經又嘗引詩曰。夙夜匪懈。故

事也。而君子求所以踐形云。

詩柳篇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朱子註。屋漏。室西南隅也。張子韶曰。天地之心。無幽明之間。止不欺而已。故不愧屋漏之隱者。乃無忝於天地也。屋漏ハ室ノ西南ノ角。王人ノ所在ニシテ他人ノ伺ヒ見ザル處也。此ニシテ私モ僻事モ無レバ。天地神明ニモ耻ル事ナシ。詩小雅小宛篇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近思錄註。朱子曰。存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言心ハ晝夜怠スラズ。存ヲ勤レバ。親ヲ厚シメヌト也。所生ハ父母ヲ云。忝ハ恥辱也。事天ハ天地ノ神明ニ事ルニハ

惟此誠心ニアリ。誠ヲ盡シテ獨處ニ愧ザレバ。天ヲ恐
少道ニ不恥也。存心一孟子盡心上云。存其心。養
其性。所以事天也。集註。存。謂操而不捨。養。謂順
而不害。本心ヲ失ハヌヲ存心トス。心理ヲ守テ害ハ
ザルヲ養性ト云。天道ニ承順フテ乖サルヲ事天ト云
存心養性。天ニ事ル事ニ怠ラザルト也。注。詩。大雅。韓
奕。篇。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晝夜怠ラズシテ。其心ヲ
操存シ。其性ニ順ヒ奉レテ害セサルハ。天ニ事ルニ無懈
怠者也。已上皆一不愧屋漏。存心養性。皆天道
ヲ畏ルノ事也。而ノ君子如此ナル事ハ。形ヲ踐行フ
所以ヲ
求ル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

旨酒則所以事天者至矣。禹爲伯
鯀之子。初鯀爲崇伯。故指爲崇伯子。育英才穎封人
之錫類。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請
遺母羹以起莊公之存矣。

詩鹿鳴篇曰。我有旨酒。孟子離婁下篇曰。禹惡旨
酒。好善言。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遂疏儀
狄。絕甘酒。注。禹爲伯鯀之子。初鯀爲崇伯。故指爲
崇伯子。顧養又離婁下篇。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
不存也。注。酒ヲ飲コトヲ好テ父母ノ養ヲ顧ザル者。不
存也。故ニ天理ニ順テ人欲ヲ止ムルコト夏ノ禹ノ旨キ
酒ヲ惡ムガ如クスレバ。天ニ事ル所以ノ道至極セリ。崇
伯。禹ノ父鯀也。崇。公國ノ名。伯。公爵也。万里曰。此文
不言夏后及夏禹。而稱崇伯子者。西銘全篇據乾
父坤母以論子道。故曰崇伯子。羅山曰。春秋ニ仍
叔カ子武氏カ子論語ニ鄆人之子ト云類多シ。育
英才。孟子盡心上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集註。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
穎封人。左傳隱公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
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
其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

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大叔命西鄙北鄙武於已。又收貳以為已邑。至廩延。又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夫人將啟之。公命子封伐京。京叛。大叔入鄆。公伐鄆。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故。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杜預註。城穎。鄭地名。穎谷。即城穎之谷也。時穎考叔為典。封疆之官。詩。大雅既醉。篇言。孝子之心。篤於愛親。無窮匱也。又能以已之孝。感君之孝。是能錫及其疇類也。穎封人。公鄭之莊公。ノ臣穎考叔也。穎谷ノ封人ナル故ニ云。封人ノ境目ヲ主下ル官ノ名也。注。性ハ萬物同ク一源也。一人ノ私スル物ニ非ス。故ニ天下ノ英才ヲ育スル事。穎封人ガ存行ヲ

莊公ニ及スガ如クナレバ。長ク存子ノ同類ヲ賜フ所廣シト也。穎考叔ノ上ニ詳也。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

事天之道。不弛怠。其勞役而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

其恭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

申生。晉太子也。遭驪姬者。讒毀而灰。

弛字彙。弓解去弦也。漢武帝紀。師古曰。弛者。弛廢不遵禮度也。底。豫。孟子。離婁上篇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瞽叟底。豫。而天下化。集註。底。致也。豫。悅樂也。舜ノ父瞽叟。ハ目盲テ頑也。繼母ハ。鬻弟象ハ傲レリ。父母共ニ舜ヲ惡テ殺シトス。舜存道ヲ盡シテ。辛勞ヲ不弛シテ能事ヘラレタレバ。後ニハ姦ヲモ不成。遂ニ瞽叟モ感シテ悅ベリ。是ヲ底豫ト云。是舜ノ勲功也。注。天ニ事ル者。公天ニ事ルノ道ヲ盡シ其勞

役ヲ弛ヘ怠ラズシテ天帝ノ心悅フニ至レバ是亦天
 ノ爲ニ存行ノ舜也（意）諸本作忘ハ誤也舜ノ事ハ
 孟子史記ニ詳也（無所逃）申生驪姫ガ讒ニ因テ
 殺サレトスルニ少シモ不逃シテ父ノ云マニ順フテ
 烹殺サルヲ待ハ其恭敬ノ至也（注）孟子盡心上篇
 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
 俟之所以立命也朱子註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
 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成則事天以終身
 也天ニ事ル者短命ナラシモ長壽ナラシモ天ニ任セテ
 疑ハズ我身ニ無過惡様ニ能治メテ自然ノ天命ヲ
 待ハ亦天ノ爲ノ存子申生ナラント也左傳莊公二
 十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太子申
 生又娶ニ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
 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飯生奚齊其娣生
 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云云僖公四年姫謂太子
 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飯胙于公
 公田姫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云云公祭之
 地地墳與犬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姫泣曰賊由

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子籬君必辯焉太子
 曰君非姫君不安食不飽我籬姫必有罪君老矣
 吾又不樂日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
 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于新城姫遂諧
 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註生戎其
 君姫姓其爵男也胙祭之酒肉毒酒經宿輒敗而
 經六日明公之惑辯謂以六日之狀自理申生ハ
 晋ノ獻公ノ太子也驪姫已ガ子ヲ立テ國ヲ繼セ
 ン事ヲ謀テ申生ヲ讒シ毀ル或時申生ニ謂テ獻公
 其方ノ母齊姜ヲ夢ニ見給フテ祭ヲ請望メリ速ニ祭
 リ給ヘト云申生實ト思フテ齊姜ノ廟ヲ祭リ其神
 前ニ供タル肉ヤ酒ヲ獻公ニ進ル折節公符ニ出ラケ
 ル驪姫其胙ノ中ヘ鳩ト葷トヲ入公六日ヲ過テ飯
 ル姫件ノ胙ヲ進ル公食ントス姫外ヨリ來ル物ハ容易
 ク食フベカラズト云ケレバ公是ヲ地ニ祭ル土高クムク
 ヤギ上ル犬ニ食ハシム大斃レテ歿ス小臣ニ食ハシム
 小臣亦歿ス公大キニ怒ル姫涕ヲ流シテ色々ニ讒
 ヲ盡シケレバ遂ニ申生ニ歿ヲ給フ其時或人申生ニ

謂テ其方無罪事ヲ訴ヘ明ラメ給ヘト云。申生聞テ。我無罪事ヲ明サバ。姬可愛罪。姬ハ公ノ寵愛也。姬無バ。公居ヲ安ニゼジ。口我無罪事ヲ不明シテ歿シトテ。自ラ頸ヲ縊テ歿ス。時ノ人は是ヲ恭世子ト云。恭ハ恭敬。世子ハ太子也。西銘ニ其恭也ト書ル。此義也。恭世子ハ禮記檀弓上篇ニ見ヘタリ。其外左傳國語史記ニ申生ノ事詳也。何レモ自縊ト有テ烹殺レタリトハナシ。此ニ待烹ト云ハ。其自害セル事ヲ指テ云ベシ。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

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尹吉甫惑於后妻。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從父之命。而順父之令。不敢有辭焉。詳見說苑。○已上六者。皆可爲事天者之鑑。注。禮記祭義篇曰。父母全而生之。論語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澌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父母子ヲ生メルニ全フシテ不足ナル所ナシ。子身ヲ傷ラズ。全フシテ歿ス。是ヲ父母ニ皈スト云。曾子ノ歿シトスル時。兩入ヲ呼テ被ヲ啟キ。我足ヲ見ヨ。我手ヲ見ヨ。少シモ傷フ事ナシ。父母ヨリ受得タル形ヲ其儘ニ違ヘズト也。體。体行ト云意。我身ヲ以テ其事ニ置テ。其道理ノ儘ニ踐行フ義也。亦カタドル義ト云。説アリ。存經曰。身體髮膚。受之於父母。不敢毀傷者。存之始也。天ヨリ我ニ與ル所ノ性ノ中ニ萬理ヲ具足シテ。一善モ不足シ欠ル事ナシ。是ヲモ父母全フシテ生リ。故ニ天ニ事ル者。能我天ヨリ受タル所ノ性理ヲ体シ行フテ。存道ヲ全フシテ。夫ニ皈セバ。即チ亦天ノ爲ニ。

存行ノ曾子ナルベシト也。論語ニ孔子門人ノ名ヲ稱シ給フ時ハ回也賜也商也ナドアリ。此ニ參也ト不云シテ參乎ト云ハ里仁篇ニ參乎吾道一以貫之ト有ニ倣フ。參ハ曾子ノ名也。又先進篇ニハ參也魯トアリ。曾子ハ能存道ヲ盡シテ名ヲ被得タリ。存經モ曾子ノ爲ニ孔子說給ヘル也。勇於從注子トシテ父母ノ命ニ於テハ東西南北萬方萬事只其二云様ニ從フ。伯奇ガ霜ヲ野外ニ履ガ如クスルハ親ノ命ニ隨フニ勇ニ進メル者也。況ヤ天ヨリ人ニ命令スル所ノ者。吉凶モ禍福モ皆定レル理ニシテ人欲ノ私ニ巧テ附ツ避ツスヘキ事有ニ非ス。故ニ天ニ事ル者能理ニ從フニ勇テ順ニ正命ヲ受レハ是亦天ヲ存子伯奇也。孟子盡心上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集註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伯奇伯奇ハ尹吉甫ガ子也。吉甫ハ周ノ宣王ノ臣也。賢人ノ名ヲ得タリシガ如何アリケン後妻ニ云サレ惑テ伯奇ヲ惡ム。伯奇冬衣モナク履モ無シテ父

ノ命ニ順ヒ霜ヲ踐テ車ヲ引。伯奇敢テ隣退セズシテ親ノ命令ニ順ヘリ。說苑ニ見ヘタリ。說苑ハ漢ノ劉向ガ著ハセシ書也。已上崇伯子。穎封人。舜申生。曾參。伯奇。ハ人ノ孝ヲ云述テ天理ニ順フ引證トス。皆天ニ事ル者ノ鏡トス。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富貴

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於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嘉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此四句總論事天之道。

富ハ多財也。圓ハ重也。福祐也。祥也。百順之名也。澤潤澤又恩澤也。注富貴福澤ハ天ヨリ我ニ奉與シテ樂ニ悅バシメ。我生涯ヲ厚スル所以也。然レ其我富貴ナレバ善ヲ爲ル事或ハ勤ルゴト輕シ。是天御テ

我ヲ忘タラシムル也。貧無財也。賤無位也。憂ウレハ戚
悲痛也。イタム玉女詩。太雅民勞篇曰。王欲玉女。是
用大諫。注貧賤憂戚。孟子告子下篇曰。天將降
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
所不能。云云。又盡心上篇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
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貧賤憂戚。天ヨリ我ニ逆ヒ
拂リ打亂シテ困メ苦ムル者也。然其我ヲシテ志ヲ篤
シテ。其志行玉ヲ琢磨シ成ス様ニセシムル事。卻テ天
ノ賜物ト云ツヘシ。設心ハ天地父母ノ所思ヲ云。天地
ノ於人モ。父母ノ於子モ。皆是ヲ能成タキト思フ心ハ
不同ナレト也。故ニ君子ノ天ニ事ルコト。周公ノ富ヲ
以テモ。驕ルニ不至。顔子ノ貧ヲ以テモ。樂ヲ改メズ。其
父母ニ事ルコト。我ヲ愛スレバ喜テ不忘。我ヲ惡メハ恐
テ不怨。其事天事親ノ心モ亦一ニシテ不同ナレト論
語。泰伯篇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
餘不足觀也。已。雍也篇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
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

也。禮記祭義篇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
惡之。慎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周公且顏回。
富貴貧賤各別ノ事ヲ引テ。天命ノ所至ハ人ノ私ヲ
容。又驕ツ憂ツスベキ事ニ非ス。只天道ノ儘ニ隨フテ。志
ヲ可守ト云事ヲ説。此四句ハ總テ事天ノ理ヲ論ス。
○案スルニ羅山富貴貧賤ノ二句ノ解甚タ誤ル。又
玉女ノ字ヲ珍奇トシテ。孫玉女ガ事并ニ容齋隨筆
ヲ引。皆未深思者也。今不載之。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父母存而事之順焉。則其沒也。吾固
有寧其神矣。吾身存而事

天順焉。則其沒也。固有以得其正而無求矣。此存子
仁人事親事天之心。所以終沒吾世而後已者。故張
子之銘以是終焉。○此
二句總結事天之終身ヲ

注父母存生ノ時ニ子事ヘテ順ニシテ少シモ違フ事
無レバ。父母歿沒セル時ニ子固ニ其父母ノ神靈ヲ安
寧セシムル事アリ。我身生ル時ニ天ニ事ヘテ順ニシテ
其理ニ逆フ事無レバ。我歿ル時ニ固ニ正命ヲ得ル事

有テ他ニ求メス。是存子仁人ノ親ニ事ヘ天ニ事ルノ心
 一生ノ間怠タラス。成シテ後ニ所止ノ者也。故ニ張子
 ノ此銘ニ以是終トス。此一一句ハ天ニ事ルノ一代ノ事
 ヲ總結ル也。○性理大全第四ニ西銘ヲ載其註真
 寶ト一字モ不差乃千朱子ノ所作也。只結尾ノ二
 句ノ註全ク眞寶ト同カラス。案ズルニ分註ニ朱子曰
 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云云。眞寶ノ註ハ疑々ハ
 朱子ノ所謂舊說也。性理ノ註明白也。今取テ此ニ記
 ス。存子之身存則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
 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
 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
 死吾得正而斃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東銘

解見前篇一依
 平岩葉采注

張子厚

題號ノ解前西銘題註ノ下ニ見ヘタリ。東西銘其ニ
 同時ノ作也。然其朱子東銘ヲハ註セズ。事ハ亦前ニ
 詳也。後ニ朱子ノ門人陳北溪ガ弟子葉采近思錄
 ヲ註スル時ニ此銘ヲ註ス。萬姓統譜葉采字仲圭邵
 武人。初從蔡淵受易學。已而往見陳淳淳以其好
 躡高妙而循序就實工夫屢折而痛版之。采自是
 屏斂鋒鏖悅意信向。駸趨著實淳深喜之。寶慶初
 爲秘書監。○梅花無盡藏曰。此篇者發明學者修
 身樞要。謂言動不可不謹。分爲二段。第一段論戲
 思之失。第二段申過言過動之戒。第三段貶惑者
 以所長傲遂非。其詞語有箴規作。又曰。自篇首至
 能也。第一段自過言至人也。第二段自或者至末
 第二段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

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
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肢謂非本於吾之心是惑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也

戲言ハ左禮言也思ハ思慮心ノ發スル所也戲動ハ左禮タル舉動也謀ハ謀計心ニ分別シテ工ニ計ル也
言ハ口ヨリ出ル故ニ發聲ト云戲動ハ形ニ現ル故ニ見四肢ト云四肢ハ四ツノエダト讀リ兩ノ手兩ノ足ヲ云也此戲言戲動本ヨリ心ニ計テ口ニ出形ニ現ル者ナルヲ已ガ心ニ本ヅクニ非ズ出ル儘ニ言不圖爲ルト云ハ已ガ心暗ク惑ヘル也我心ニ本ヅキテ言動キナカラ是ハ戲レ也ト人ノ我ヲ疑ハズ信仰セシ事ヲ欲ス其得難キ事也不能ハアタハスト讀テ得難ク成難キヲ云戲ハ聖賢ノ上ニモ有コト也毛詩ニ善戲謔兮

不爲虐トアリ論語陽貨篇ニモ孔子曰前言戲之耳トアリ聖人ノ謔ハ理ニ合フ常人ノ戲ハ時ニ因テ理ニ乖キ僻事アリ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

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
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爲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爲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各於改過遂以爲已之當然自誣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蓋予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過言ハ失言アマチノコトハ也何心モナク不慮ニ誤ルヲ云過動ハ過舉不圖怪我ヲスルヲ云失聲ハ亦言ゾコナヒ也繆音謬辰也アマリ繆迷四體ハ亦心ナラス手足ヲ過ツテレゾコナヒヲスルヲ云當然ハ如

此、三可有事ヲ云。注音無詐也。罔也。以無爲有也。無實ニ云カケテスルヲ云。注言ノ過誤スル者ハ其心ノ本然ニ非ズ。心ノ根本如此思ヒ設ケテ云ニハ非スト也。動ノ過失スル者ハ企テ謀テ心ノ誠ヨリ出ルニ非ス。實然ハ眞實如此ヲ云。誠字ヲ註ス。口ヨリ聲ニ云過ツテ過言ヲ出シ身ニ不計シソコナフテ過動スルハ皆是。不慮ノ過失ト云ベシ。故サラニ巧ミ。設テ云爲ルニ非ガレバ有様ニ過ト云テ人ニ謝シ自ラ速カニ改メ重テ過ラ又様ニ慎ムベキ事也。書大禹謨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孔氏註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ス。過ハ心ナラ又誤也。故ハ態ト巧テスルヲ云。客於改過。書仲虺之誥改過不吝。吝ハ吝也。物惜ミヲシテハキヲ云。或ハ過チナガラ改ル事ヲレカ子テ。物惜ラスル者ノ様ニシ。遂ニ是ヲ我身ノ當然ト云ハ已レガ心ニ自ラ云掛ヲレ。虚ヲツク也。憚改論語學下而篇。過則勿憚改。憚ハ惧也。物恐ラレテ。其事ヲレカヌルヲ云。既ニ過ヲ改ムルニ憚リ恐テセス。卻テ自ラ誤タズ是本心也ト誣。又他人ニ虚ヲ云タル事ヲ。其人實ニ思

ト我ニ云所ニ從ニ事ヲ願フハ人ヲ誣ル也。論語ニ。小人ノ之過也。必文ト有ハ是也。君子ハ過ツ事アレバ則チ過トシテ速カニ改ム。小人ハ過チナガラ其ヲ蔽ヒ藏サント色々ニ品ヲ付テ非ヲ飾ル也。是ハ子夏ノ語ニテ子張篇ニアリ。此ニ夫子之所謂ト引ハ誤也。又孟子ニ過則順之。又從而爲之辭ト云モ。此心也。公孫丑下篇ノ辭也。過ヲ改ムベキニ即チ其ニ順ヒ彌ク我ハ過タヌト云コトハルヲ爲辭ト云也。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其焉。戲謔出於心思乃故爲也。不知所當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過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爲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

此段ニテ戲言戲動ト過言過動トヲ合セテ云也。出心トハ戲言戲動ヲ云。飯咎トハ罪咎ヲ改著シテ

咎ヲカヅクル也。失思トハ過言過動ヲ云。出汝孟子
梁惠王篇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
者也。長傲曲禮。不可長。傲ハ慢也。ホコルト訓ズ。ジ
ダラクナルヲ云。羅山ヲゴリト訓ズルハ誤也。遂非孟子
公孫丑下篇ニ出タリ。事文類聚ニハ。下ニ有則字。萬
里曰。不知戒。其言之出於汝心者。反。既。答。戲。言。之
非。真。出。於。汝。戲。者。長。養。其。傲。慢。且。遂。成。其。非。心。
罪。亦。戲。也。言。心。ハ。戲。言。戲。動。ハ。心。思。ヨリ。出。レ。ハ。故
ラニ態ト戲ヲ成。然レバ其汝ノ心ヨリ出ル所ノ戲ヲ戒
ムヘキ事ヲ不知シテ。徒ニ是ハ戲ナレバ。苦シカラス。云カ
ヅクルハ。傲慢ヲ長シ育テ。ジダラク彌々甚シ。過言過
動ハ心ヨリ不出。只偶然ト一グリアタリ。妄ニ怪我
ヲスル也。不過近思錄ノ註ニ作不知是也。答ヲ不意
ニ誤ルニ歸シテ。有様ニ怪我ト云ベキ事ヲ不知。卻テ
實ニ本心ヨリ出ヌ所。自ラ誣テ我心ノ誠也トス
ルハ。彌々其非ヲ遂果シテ。過ヲ改メズ。其不智ナルコ
ト。至テ甚シト也。

古硯銘

此文主意在養生。以鈍爲體。以靜爲用。因硯
以發之。首一句。謂氣類之同。次卻表其壽夫
不同。第三段。品量二物之壽夫。第四段。發明體用。第
五段。轉養生意。第六段。設或人之難。第七段。二句。斷
盡本意。

事文類聚別集十四硯部載之。云家藏古硯銘。并
序。古硯銘ノ銘ヲ書トテ。養生ノ道ヲ論ズ。此文ノ本
主トスル意趣ハ。人ノ生命ヲ保養スルニアリ。鈍ハ不利
也。頑也。物ノ稜アリ。刃有テ。切ツ突ツスル類ハ。必ス
折易ク。碎ケ易シ。石ハ本頑鈍ニシテ。サヘク。銳利ナ
ル物ニ非ス。故ニ損傷スル事少シ。硯ハ以鈍爲本體。
動ク物ハ轉テ危シ。靜ナル物ハ止ツテ安シ。硯ハ靜ナ
ルヲ以テ行用トス。是養生ノ道也。硯ニ因テ其道ヲ
發明ス。首ノ二句ハ。硯筆墨ノ同氣同類ナル事ヲ論ズ。
此三ツノ物。ツキモナキ各別ノ物ヲ取合セテ用ルニ非
ズ。皆一所ニ集テ。一事ノ用ヲ成。故ニ氣類同ト云。次ニ
ハ三ノ物ノ壽ト天ト異ナル事ヲ表章ス。アラハシ示ス也。

二段ニハ二ノ物ノ壽ト天ヲ品評商量ス。種々ニ評論スル也。四段ニハ体ト用トヲ發明ス。道理昏ク埋レテ有る奮ヒ發シテ分明ニ云出スヲ發明ト云。五段ニハ一轉シテ養生ノ心ニ入。轉ハ轉換也。六段ニハ或人ノ問難不審ヲ舉テ自問自答ヲスル也。七段ノ二句ニハ鈍ト靜トニ取著シテ。鏡ト動トヲ忌避ル。是養生ノ道也。此本意ヲ決斷シ述盡ス。迂齋古文訣曰。眉山唐子西家藏古硯銘。銘文見於此。奇典在彼。蓋不特爲硯銘作。中含譏諷。硯ヲ陶泓ト名ツケ。筆ヲ毛穎ト名ケ。墨ヲ陳玄ト名ケ。紙ヲ楮先生ト名付ル事。韓文ニ見ヘタリ。後人此四ツノ物ヲ文房四友ト號ス。此銘ニハ二ノ物ヲ云テ。紙ヲ不云。又硯字ハ經ニ見ヘズ。漢ノ世ヨリ出ケルヤト云事。白川學海ニ見ヘタリ。○萬里曰。此篇七段。自篇首至寵遇相近也。第一一段。自獨壽至不相近也。第二段。自筆之至世計。第三段。自其故至天乎。第四段。自吾於至爲用。第五段。自或日至遠也。第六段。自雖然至末。第七段。

唐子西

東都事畧百十六。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稍用爲宗子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爲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閎俗存舊等篇。學者稱之。有文集二十卷。子文若。又翰墨全書。唐子西工詩。號曾國先生。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天不相近也。

此三ツノ器物ハ同シ氣類也。假令公身ノ喙ト羽ト脚ト如シ。物ハ二ツナレ共。畢竟身ノ用ヲ成。所ハ一體也。此硯筆墨合世用テ。文書ノ用ヲ成。故云氣類ト云。同氣同類ノ字ハ易ノ繫辭ニ出タリ。出處ハ進退去。

就ノ義也。硯出レハ筆墨モ同ク出硯退ケハ筆墨モ投
ウタル。是ヲ出ルモ引籠テ處ルモ相近フシテ遠カス
ト云也。任用ハ其事ノ役ニ當テ用ヒラル、也。任廣韻
堪也。當也。又負擔也。羅山曰。事ヲサバキ用ル也。此
解不快。寵遇ハ人ニ愛セラレテ能用ラル、也。羅山曰。
硯ヲ用ルニモ硯ヲ秘藏シテ玩フニモ筆墨ハ必ス少シ
出ル者也。是ヲ任用寵遇相近ト云也。愚案スルニ此說
甚タ誤ル。只此二物ノ用ヒラレ愛セラル、事。一同ナル
ヲ云獨壽一。然レ其口只二物ノ短命長壽ナル事ハ有
不同ト也。硯ノ命ハ長ク筆墨ノ命ハ短シ。是ヲ壽夫不
近ト云論語陽貨
篇曰。性相近也。

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
何也。

筆ハ毎日多ク使ヘバ頓テ尖ガ禿ル程ニ其命日ヲ以
テ計フト云。墨ハ日日磨レバ月ヲ經テ減ル程ニ月ヲ

以テ計フト云。筆ヨリハ亦壽ニ硯ハ瓦ヤ石ヲ以テ作
ル故ニ年久シクアリ。大ニ命長シ。故ニ世ヲ以テ計フト
云。世ハ代々久キヲ經ル事ヲ云。假令ハ後漢ノ建安
年中ニ曹操鄴ト云處ニ都ヲ建テ銅雀臺ヲ作レリ。
臺毀レテ後人其瓦ヲ取テ硯トス。是ヲ鄴瓦ト名ヅケ。
銅雀瓦ト名ヅク。其硯近代迄残り傳ツテアレバ代々
數百千年モアル也。莊子庚桑楚篇曰。日計之而不
足。歲計之而有餘。置故一三物ノ命ノ長短不同ナルハ
何故ゾト不審ヲ設テ。
下句ニテ云辨スル也。

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
銳者天乎。

三物ノ体ヲ論スレバ筆ハ尤モ頭尖リ銳也。墨ハ少シ
尖稜アル程ニ筆ニ次ト云也。硯ハ尖ラズシテ鈍キ物
也。然レハ鈍キ物ハ壽フレテ。銳ナル者ハ天キ道理ナ
ラズヤ。人モ利發ニ見ユル者ハ性ヲ煎テ早ク成シ。愚

鈍ニ見ユル者ハ何ノ心ヲ勞スル事無レハ長命也老子ノ挫其銳ト云揣而銳之不可長保ト云知其雄守其雌ト云ハ其義ニ通ズベシ

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

動者天乎如云無人如此發明

二物ノ用ノ行ハル所ヲ論ズレハ筆ハ尤モ動キハタラ多者也人モ心ノ靜ナル者ハ長命ニシテ躁シクアカキ走ル者ハ短命ナルベシ論語ニ仁者靜仁者壽ト有モ此理ニ通ズベシ智仁ノ上ヲ論ズル深キ理アリト云此ニ借用テ云ハ左モ有ベシ註他人此道理ヲ如此ニ發明スル者ナシ

吾於是而得養生焉此方轉入正意歸本身上以鈍爲體以靜爲

用

此三物ノ壽夫ヲ見テ我生命ヲ養フ事ヲ悟リ得タリ莊子ニ庖丁ガ解牛事ヲ以テ養生ノ理ヲ論ジ子西ハ古硯ヲ以テ養生ヲ覺悟ス註養生ノ一字ハ此篇ノ本意也此ニテカメテ一轉シテ本意ニ説ク我身ノ上ニ飯著スト也以鈍硯ノ鈍ヲ以テ体トスル如ク我身モ鈍ヲ以テ体トス硯ノ靜ナルヲ以テ用トスル如ク我身モ靜ナルヲ以テ用トス養生ハ只身體ノ無病ナルノミヲ云ニハ非ス人ノ心モ正フシテ身ヲ治ムル事亦尤モ切要也身ヲレブトク無病鏡利ダテラセス靜ニ身ヲアツカフテ安ニ躁レク動カヌ身ノ養生也心ヲ愚鈍ニシテ利發ダテラセス安恬ニシテ名利ヲ競ハス喜怒ヲ節シテ安ニ不動ハ心ノ養生也

或曰壽夫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

或人ノ問ヲ設テ云。人ノ壽夫ハ數也。命數運數トテ。天ヨリ定レル限アルヲ云。孟子曰。夭壽不貳。又曰。莫非命也。壽モ天モ本來定レル數アレバ鈍靜ニテモアレ。銳動ニテモアレ。養生ニテ生延ル事モ成マシ。命促マル事モ有マシ。制裁也。造也。ツクリスルヲ云。借令山縦ヒ筆ノ頭尖ラス動カス共。其命硯ト共ニ久遠ナル事能ハジ。人ノ壽命モ亦限數アレバ。養生ニテ延ツ促ツヲ制作スル事ハ成マシ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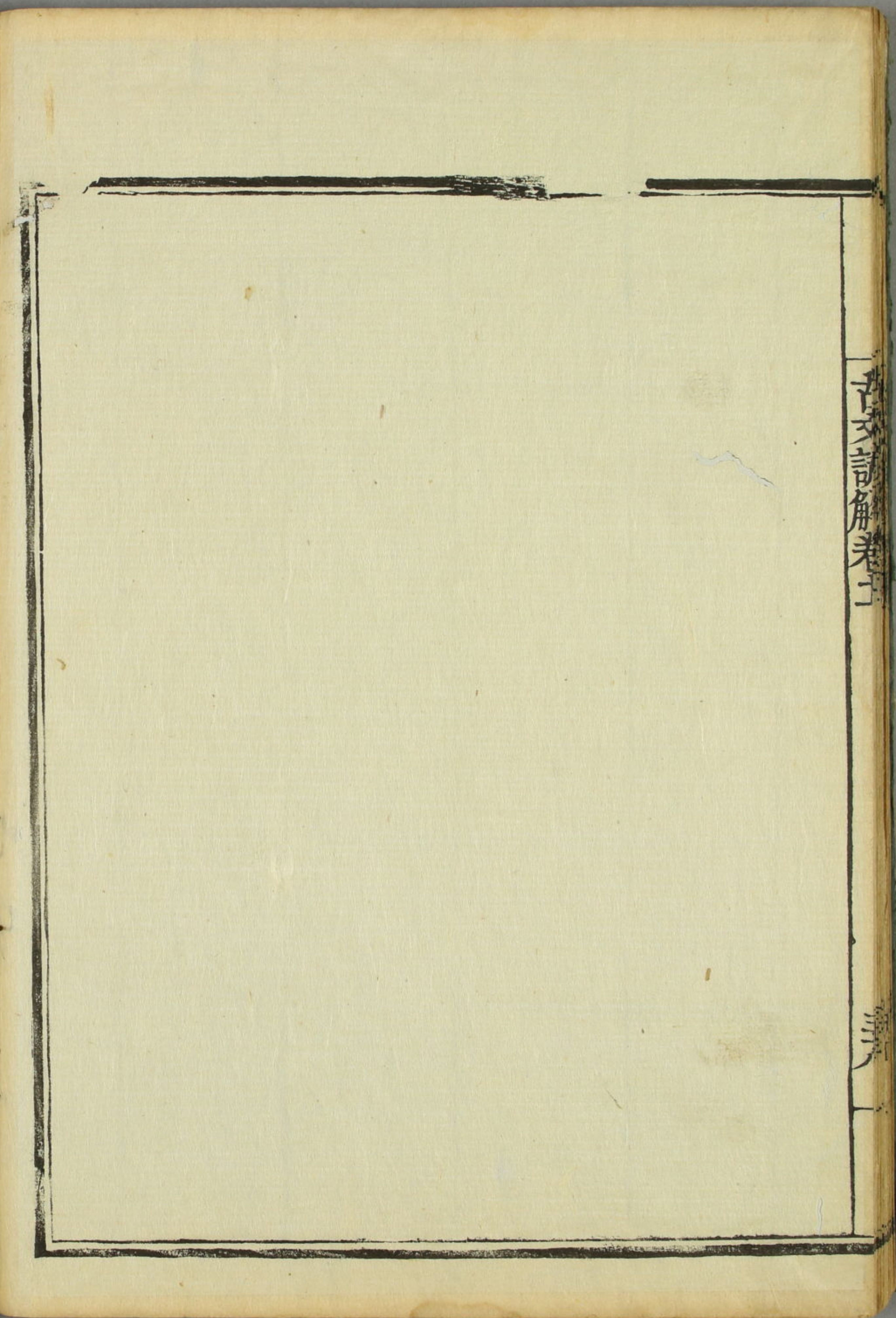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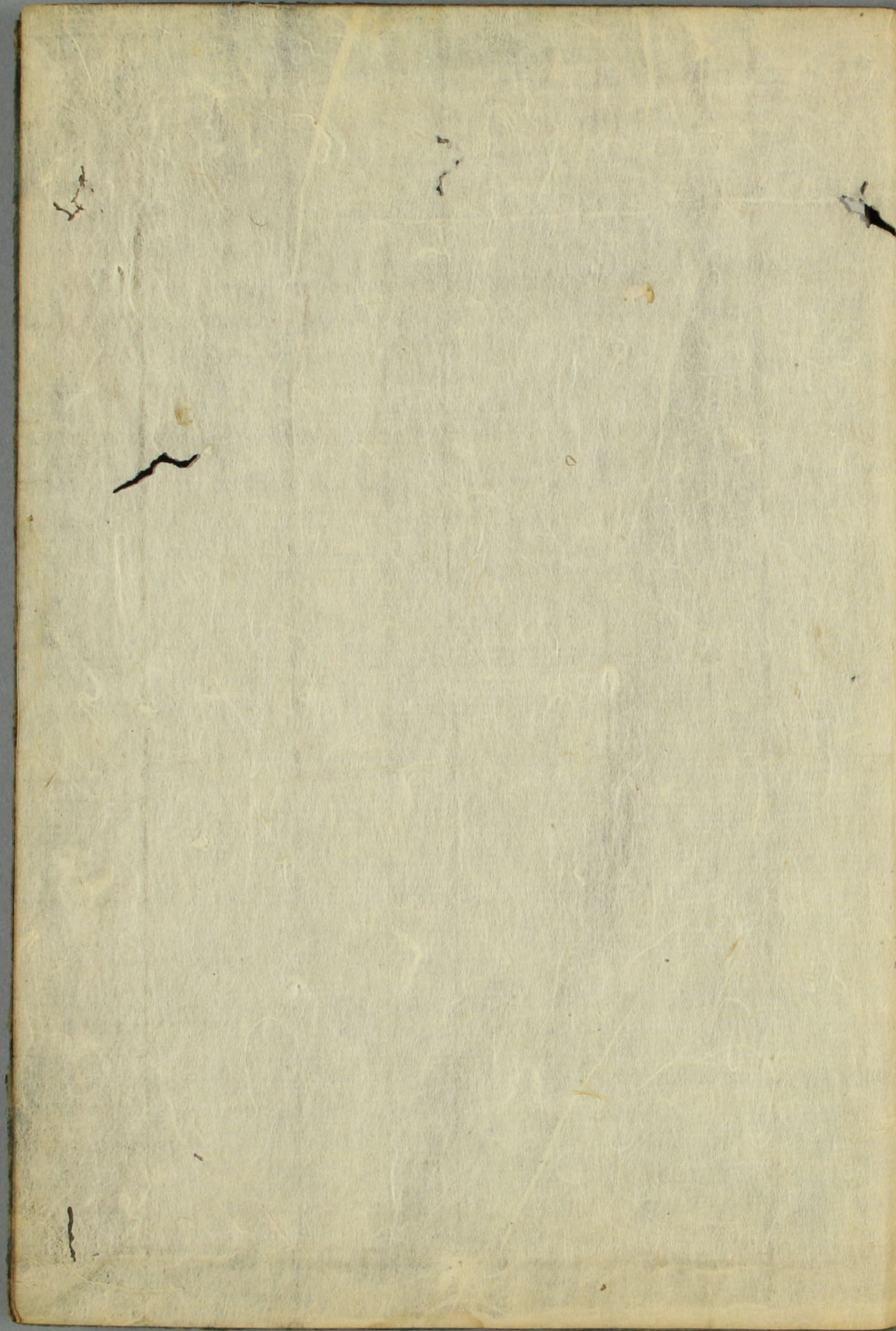
雖然寧爲此勿爲彼也

此二句。子西ガ對也。或人ノ論ハ尤モナレ共。我ハ願クハ。此鈍ト靜トラセシ。彼銳ト動トラバ爲マシト也。孟子盡心上篇曰。脩身以俟之。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惟其然足以能永年

硯本ヨリ銳利ナル事成ラス。故ニ頑鈍ヲ以テ体トス。又舉動スル事不能。故ニ安靜ヲ以テ用トス。惟其然トハ。鈍靜ヲ云。鈍靜ナルヲ以テノ故ニ能長命也トゾ。書畢命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羅山曰。永年ノ二字ハ古硯ノ古字ニ應ス。愚謂ク能吟味スルニ不然。可謂鑿哉。銳ト体ト同韻。動ト用ト同韻。然ト年ト同韻也。

古文真寶諺解大成卷之十一



古文詩解卷二

三

